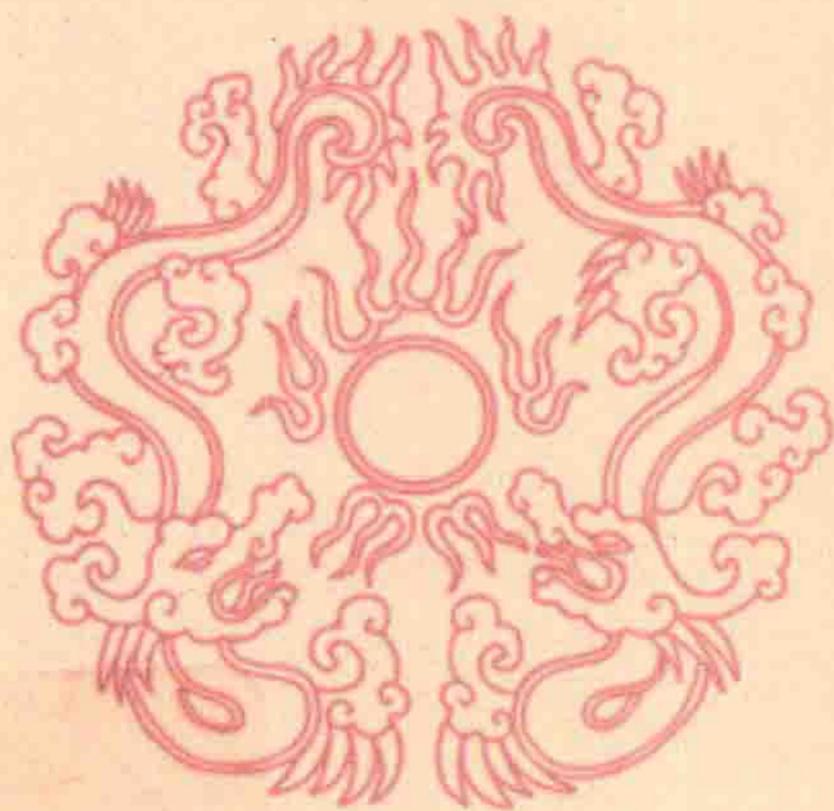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

文學與宗教系列

道教修煉與科儀的
文學體驗

陳偉強 主編



鳳凰出版社

道教修煉與科儀的 文學體驗

文學與宗教系列



陳偉強 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道教修煉與科儀的文學體驗 / 陳偉強主編. —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8. 4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

ISBN 978-7-5506-2762-8

I. ①道… II. ①陳… III. ①道教—關係—文學—中
國—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B958-53②I2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62996號

- | | |
|-------|---|
| 書名 | 道教修煉與科儀的文學體驗 |
| 主編 | 陳偉強 |
| 責任編輯 | 樊昕 |
| 裝幀設計 | 徐慧 陳貴子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bs.com |
| 照排 |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江陽工業園蜀崗西路9號, 郵編:225008 |
| 開本 | 889×1194毫米 1/32 |
| 印張 | 21.875 |
| 字數 | 510千字 |
| 版次 |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762-8 |
| 定價 | 98.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14-85868858)

“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中國學術叢書”

總序

1994年間，本校中文、宗哲和歷史三系同仁籌辦一份發表人文學科論文，同時有獨立評審稿件制度的學報，取名《人文中國學報》；第一期於1995年4月出版。《學報》原則上半年一期，出版至今（1999年）已是第六期了。就個人所知，學術界對所刊載論文的水平普遍表示贊許。去年我們把首四期送請幾位海內外知名學者作整體評審，獲得很大程度的肯定，就是證明。

強調科學研究是當今大學常見的辦學方針，本校則科學和人文兩者並重。看到《學報》取得可喜的成績，我們深感欣慰。現在負責學報的同仁計劃再進一步——除了《學報》，還編纂高水平的學術專著，總名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日後相繼出版。這對推動香港乃至更廣遠地區的人文學科研究，無疑會起積極作用，我們樂見其成，而學校也會提供各方面的幫助。

我在《人文中國學報》首版序中說過，希望《學報》“繁花錦簇，碩果纍纍”。時隔三年，《學報》成績有目共睹，使人振奮。際此“叢

書”面世，我還是以說過的八個字祝賀，並且深信在諸位同人努力下，不出三年，成績同樣使人振奮。

是為序。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謝志偉

“文學與宗教”系列

總序

在中國，文學與宗教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不僅是道教、佛教、天主教等等，即使是在今天通常說的宗教還沒有形成之前，有一些古人的宗教觀念就會通過文學想像的方式表達。比如人死了之後有沒有靈魂，靈魂是否還會復活，在已死之後未活之前的那一段時間裏，人是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中等等。幾年之前，我曾經針對放馬灘秦簡中的一段很像後世驚奇小說的文字發表過一篇小文，我以為，人死而復生的觀念以及表現這一想像的傳奇的出現，可能比我們通常的文學史上的說法會更早。當然，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關於中國宗教與文學的關係，古人很早就有過精彩的議論。不過，真正的學術研究，還是 20 世紀才開始的。在 20 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中，有胡適、陳寅恪、許地山、霍世林、鄭振鐸、向達、王重民、季羨林等前輩的開創性成果，現在，也已經有不少年輕的學者撰寫了精彩的著作和論文。但是，應該看到，由於中國文學與印度文學的特殊關係，由於敦煌文書的發現所提供的大量資料，由於近年國際漢學界對邊緣與交叉問題的特殊興趣，國際漢學界也有相當多的這一方面的精深研究。也就是說，這一領域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共同關

心的領域之一。所以，對中國文學與宗教研究也應當了解國際漢學的背景與動態。

近年來，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以“文學與宗教”為主題，連續召開並將繼續舉辦有關的國際研討會，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香港處在兩岸之間，與國際學術界有很便利的交往條件。浸會大學又由於獨特的歷史，對宗教與文學一定有獨特的理解，中文系的同仁對這一課題也都有自己的研究，在這一方面一定會有相當豐碩的成果。現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與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合作，編輯“文學與宗教”系列，將歷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及同仁有關著述，編輯成書出版，我以為這是很有意義而且很有遠見的事情。

李學勤

本書所引用道經文獻說明

本書所收的文章中關於道經的作者、繫年等資料，除了由作者提供外，未提供者則主要根據施舟人和傅飛嵐的《道藏通考》，即：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此外亦參考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修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各篇文章所據的道經版本約有如下幾種：

1. 《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據明正統修、萬曆續修影印本。
2. 《正統道藏》，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1988年。
3. 《正統道藏》，明刻本，1926年重印；60冊縮印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
4. 《正統道藏》，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
5.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6. 此外又有未收於《道藏》的道經文獻，均在註腳中註明其出處。

道經文獻序號，所據系統約有四種情況：

1. 按作者所據《道藏》版本冊數、序號引用。

2. CT：所據序號系統：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施舟人），comp. *Concordance du Tao-Tsang ; titres des ouvrages* 道藏通檢.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1975.

3. HY：所據序號系統：翁獨健編，《道藏子目引得》（*Combined Indices to the Authors and Titles of Books in Two Collections of Taoist Literature*），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第 25 號，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66 年，據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 1935 年鉛印本影印。

4. DZ：所據序號系統：Schipper and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道教修煉與科儀的文學體驗

目 錄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總序	謝志偉	1
“文學與宗教”系列總序	李學勤	1
本書所引用道經文獻說明		1
<hr/>		
上元夫人：從升仙導師到多情仙姝		
——道教對中國小說文體發展的貢獻	孫昌武	1
上清經的表演性質	康若柏	25
掙扎、曲解和屈從：《真誥》詩歌的英譯	柏夷	54
吳筠的生平、思想及文學	麥谷邦夫	70
鬼律與故縱：《西遊記》中的召喚土地	李豐楙	100
道教鎮魂儀式視野下的《封神演義》的一個側面	田仲一成	151
<hr/>		
《周易參同契》文體雜糅的文本形態及隱喻手法	劉湘蘭	191
歷史與神話——淮南王故事的不同敘述	陳 靜	204
步虛詞釋義及其源頭與早期形態分析	羅爭鳴	220
六朝道教步虛詞的原型及其擬作：信仰與文學之對比	鄭燦山	241
發爐與治籙——正一發爐與靈寶發爐的比較	廣瀨直記	261
<hr/>		
王屋山孫思邈傳說的形成與發展		
——兼談魏華存信仰的轉變	山下一夫	284

仙遊·貴遊·夢遊

——李白供奉翰林的謫仙身影及其遇合困境	許東海	312
李白與司馬承禎之洞天思想	土屋昌明	344
白居易外丹燒煉及其道教信仰	劉林魁	358
關於唐五代道教齋文的幾個問題	邵同麟	381

林希逸《莊子口義》與五山文學

——試論其接受史與曲折之構造	橫手裕	401
王重陽師徒詞作中的心靈書寫	張美櫻	422
脫胎換骨——王重陽詩詞中的宗教經驗	吳光正	451
全真教對老莊言意思想的繼承與發揮	張景、張松輝	481
黃公望題畫與全真教義	申喜萍	491
作為儀式的文學——淨明道科儀文獻中的許遜傳記	許蔚	511

《于少保萃忠全傳》的宗教解讀

——兼論中國宗教與文學中的解冤釋結傳統	劉苑如	528
從《鏗五代薩真人得道咒棗記》論鄧志謨與建陽余氏出版	林桂如	557
明代通俗文學與社會宗教生活中道教神系的構建		
——以《西遊記》和《封神演義》為中心	趙益	585
《水滸全傳》與華光大帝信仰	二階堂善弘	611

《男女丹工異同辨》之丹法觀念論析	賴慧玲	626
韓國朝鮮時期古典文化中所反映的“西王母”形象	崔真娥	653
呂洞賓在朝鮮神仙圖的變容	金道榮	668

後記	陳偉強	688
----	-----	-----

上元夫人：從升仙導師到多情仙姝

——道教對中國小說文體發展的貢獻

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孫昌武

陳寅恪曾經指出：“……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①這裏提“思想文化”，實則文學藝術情形也同樣。自晉宋佛道二教對於社會主流文化開始發揮重大影響伊始，就逐步增強對於文學、藝術演進的推動力。當然，佛、道二者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不同文學樣式所發揮的影響有很大差異。對於敘事文學的小說創作（戲曲也類似），道教顯然發揮了更大的作用。這和道教作為本土形成的民族宗教、道教信仰在民衆中有深厚基礎、道教教理體現強烈的生命意識、道教經典的內容更富於現實性等等有密切關係。仙道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容。這類作品的藝術成就，在題材、構思，語言、表現手法等諸多方面給各種類型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借鑒。又如聞一多所說：“神仙是隨靈魂不死觀念逐漸具體化而產生的一種想像的或半想像的人物”，“乃是一種

^①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51。

宗教的理想。”^①那些神仙、特別是“地仙”、“謫仙”、“尸解仙”，則被設想為活躍在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描寫他們的仙傳類經典即被視為具有相當藝術水準的文學作品，他們又成為許多小說、戲曲和民間傳說裏的人物。

以下，舉一個例子——道教的女真上元夫人。她在仙傳《漢武帝內傳》是教誨漢武帝的升仙導師，到唐人小說裏則被描寫為多情仙姝。這個“人物”形象的演變，清楚顯現了道教對於推動中國小說文體發展發揮的影響。

《漢武帝內傳》裏有三個主要角色，上元夫人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個是西王母和漢武帝。《四庫全書》把這篇作品編入《子部·小說家類三》，《提要》謂：“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弘景《真誥》體格相同……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為乎？”^②即認為是文人的創作。它確實是根據漢魏以來有關漢武帝求仙的傳說編撰的，又採取了魏晉以來志怪小說的一般結構方式，即把虛構的故事納入到“事實”（這些“事實”有些也是虛構的或有虛構成分的）框架之中。其中有故事情節，有人物描寫，使用的又是修飾性的語言，因而在文學史上把它看做是仙道題材的志怪小說。而在《正統道藏》裏，它又被編入《洞真部·記傳類》。因為其中講到仙真傳授經戒，講到描繪神仙洞府的《五嶽真形圖》和道教神符《六甲靈飛十二事》傳授，講到長生仙藥，特別是大肆宣揚清修成仙的道理，確實又是真正的道教經典。因而這篇作品既是以道教仙真為題材的小說，又是利用文學形式宣揚仙道的經典，從而兼具文學作品和道教經典的雙重性格，典型地

^① 聞一多，《神仙考》，見《聞一多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卷1，頁159、161。

^②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下冊，卷142，頁1306。

顯示它形成的晉宋時期道教與文學相互影響、交融的關係。

關於西王母如何從“掌管著災異和刑罰的怪神”逐漸演變成主持人間、仙界、地獄的“神”，^①進而再演變為美麗的女仙並被納入到道教仙譜之中，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此不具述。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中，帝王有群臣圍繞，貴人有婢僕陪侍，因而在西王母傳說中，她既然是女仙的領袖，也就設想有陪侍的女仙群隨從。在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天井石上的祠主升仙圖上，上部雲氣中端坐著西王母，兩側有四位女仙陪侍；^②在三國時期的畫像鏡裏，有幾例西王母像旁畫女像，並有“玉女侍”題記。^③這些陪侍女仙乃是西王母的輔佐，當然是降一等的神格。這樣，魏晉以來，道教裏陸續衍生出衆多作為西王母弟子或女兒的女仙。上元夫人就是其中之一，不過地位較高，不同於一般的陪侍。

根據現存文獻，上元夫人最初出現在《海內十洲記》裏。該書托名東方朔撰，內容多道教傳說，西晉張華（232—300）《博物志》卷二“續弦膠”條、卷三“猛獸事”條均從該書採錄，可以肯定是魏晉之際的作品。其中介紹崑崙山，說到“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④表明西王母與上元夫人的密切關係。“上元”這個名字，小南一郎推測可能與道教祭日“三元”（上元一月十五日，中元七月十五日，下元十月十五日）中的“上元”有關。^⑤

《內傳》以歷史上漢武帝求仙的史實作為構築情節的框架。人

①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96。

② 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159—160。

③ 參閱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59。

④ （漢）東方朔著，《海內十洲記》，見顧元慶編，《顧氏文房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9。

⑤ 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頁246。

間帝王的漢武帝在故事裏被表現為全然被動的人物。他的身份是帝王，又是求仙故事的主體，但作品裏大幅描繪西王母和上元夫人對他加以教誨的情節。西王母、上元夫人是他求仙的導師，他實際上成了配角。

故事從漢武帝出生寫起，接著寫他即位後，好長生之術，常祭名山大澤，迷信仙道。這構成西王母降臨的“歷史”背景。結尾寫他既見西王母及上元夫人，遂相信有神仙之事，但不能戒絕淫色，恣性殺伐，上元夫人不復來，天火降，燒柏梁宮藏所授經典，後元二年（前85）武帝崩，數有靈異。這也符合漢武帝求仙失敗的“歷史”結局。作品就這樣採用了六朝志怪小說在事實框架中講說故事的結構方式。但所述整體內容出於杜撰，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寫西王母降臨，向漢武帝傳授修道“要言”，第二部分寫西王母召請上元夫人，上元夫人降臨，教誨漢武帝，王母向武帝授《五嶽真形圖》，上元夫人命青真小童授“五帝六甲靈飛等十二事”，傳授畢，夫人奏樂作歌，王母命侍女答歌，明旦，王母與夫人同乘而去。在《史記》、《漢書》等史籍裏，漢武帝以帝王之尊驅遣方士來為自己的求仙活動服務。而在《內傳》裏，他不再是雄才大略、權勢赫奕的帝王，而是“上聖”西王母面前的“臣下”，對自己“死於鑽仰之難”的命運充滿恐懼，哀請西王母“垂哀誥賜”，傳授不死之術。作品利用鋪張揚厲、藻繪形容的筆法，描繪盛大華麗、隆重壯觀的神仙降臨場面，細緻、生動地刻畫三個主要人物。就編撰這篇作品的時代說，這是敘事技巧相當成功的作品。

在這篇作品裏，西王母被描寫得尊嚴、高貴，又溫厚寬容，是心地善良的諄諄長者。經過她的斡旋，請來上元夫人，向漢武帝傳授經戒。編撰者對上元夫人的描寫顯然下了更大力量。她與西王母性格截然不同：年輕貌美，個性活潑，言辭凌厲，顯得志得意滿，充滿

自信。如她出場的一段：

帝因問上元夫人由。王母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之名錄者也。”

當二時許，上元夫人至，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女子，年同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真靈官也。夫人年可廿餘，天姿清耀，靈眸絕朗，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帶六出火玉之佩，垂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①

如此著力描寫她的年齡、容貌、服飾、隨從，特別是突出作為女性的超乎尋常的美麗。她以高傲的姿態、直率的語言，居高臨下地對人間帝王漢武帝加以訓斥：

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湎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微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常人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上元夫人謂帝曰：“女好道乎？聞數招方士，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為勤矣。而不獲者，實有由也。女胎性暴，胎性奢，胎性淫，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鋒鋸良鍼，固難愈矣……五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鉞，雖復疲好於長生，而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然

^①（漢）班固撰，錢熙祚點校，《漢武帝內傳》（《叢書集成》，第3436冊），頁7。

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身，恆為陰德，救濟死厄，亘久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爾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臍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耳……”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啟，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輒戢聖令，以為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元元。”^①

這樣，宣揚上清派神仙思想：不重丹藥符籙，不重齋戒祭祀，主張清修無為，恬淡寡欲，戒絕“暴、奢、淫、酷、貪”五性；另一方面，表明仙道遠遠高於世俗權威，對於專制殘暴帝王求仙的愚妄作了相當深刻的揭露與批判。這在當時道教中是相當激進的觀念，和後來陸修靜、陶弘景所代表的依附世俗統治一派道士的神仙思想不同，更多體現了早期民間道教教派反體制傳統的精神。

作為文學作品，《漢武帝內傳》的人物描寫特色突出。聞一多論《莊子》的文學價值，特別稱讚其“諧趣與想像兩點”，說這兩種素質“尤其在中國文學中，更是那樣鳳毛麟角似的珍貴”；他又引述《莊子》裏對“藐姑射山”、“神人”的描寫，稱讚體現了健全的美，說“但看‘肌膚若冰雪’一句，我們現在對於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觀念，何嘗不也是兩千年前的莊子給定下的標準”。^②《漢武帝內傳》裏的上元夫人正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文學所缺乏的“諧趣與想像”以及人物描寫的“健全的美”。而從行文看，這部作品情節鋪陳

① (漢)班固撰，錢熙祚點校，《漢武帝內傳》，頁79。

② 聞一多，《莊子》，見《聞一多全集》，卷9，頁16。